

# 逃脫小甜 身處在百五呎房間裡，是生...或 死？

作者: 別森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 後悔

一年一度的家庭旅行日終於來到，我期待已久....

還記得上一次爸媽他們一直逼我去，說要給我增廣見聞、要看看這個世界有多麼的美麗，無奈那幾天都係主要在搭車，旅行地點幾乎都在網上看過了幾遍。

還有啊，去旅行當然要和自己朋友去才好，不過沒所謂吧。

因為今天我抗議成功！家人們都外出去了旅行，看來至少要 3 - 4 天才能夠回來，這幾天就由我做這個家的主人吧！讓我自由自在，有點像「放監」的感覺。

沒想到，天真的我竟然為了幾天的自由自在，使我面臨生與死的考驗。每一個選擇、每一個行動、都可能令我走錯一步，已經不可以再看見爸爸媽媽的親切笑臉...

我依靠在房間的窗旁，看著一望無際的夜海，就好像現在我迷茫、無助般的心情一樣，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我不可以逃避，還是始終要面對，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，要趕快想到辦法，否則我真的活不來。

如果真的有「如果」...就不用現在那麼害怕。可以有人來救救我嗎？

回想起今天，我真是應該和爸媽一起出門啊...

「陳子凡，你真係唔去啦？我同你媽媽而加出門啦，一星期左右我地會返黎，出街同埋入屋記得要鎖門，同埋關窗呀。」爸爸再次詢問著我。

「唔去呀，上年搭車都搭到我暈，難得放暑假，更係要係屋企抖抖啦。」我回應。

原來爸媽並不是去三四天，而是去一星期，哈哈，一星期更加好啦...。我心裡暗地裡高興著。

「雪櫃有啲點心同埋即食麵，肚餓個陣自己識煮啦。大個仔啦，記得唔好玩出禍呀！」爸爸一邊不停的說，一邊把手上的門匙放左我手心。

「得啦，咁長氣架，我都十八歲啦，成人身分證都拎埋，我識自己照顧自己啦。你地玩得玩心啲啦，記住影多啲相同埋買多啲手信比我就得啦，再講落去你地班機就夠鐘啦。返黎先傾啦...拜拜！」我揮手回應說。

「嗯，咁你小心啲...拜拜！」爸媽向我回應著。

呼...終於只剩下我自己一個了，去旅行真的不適合我這些「男生」，還不如在家中開著冷氣打電玩、看電影、電視、肚餓時叫外賣，等會又可吃我最喜歡的炸雞脾加可樂了...一個人在家的感覺真好，家裡又大又舒服，想做什麼就可以去做，把音樂開得大大聲也沒有人投訴真自在！

不過，剛剛爸爸叫我不要玩出禍？究竟這是什麼意思？難道他知道了...？

# 她

雖然我很喜歡打電玩，好像很毒的一樣，但自問外表也不差，總算在中學生涯裡追到一個女朋友，她的名字 - 「程樂研」，很好聽的名字，身高 1 6 0，這個高度真的很不得了。其實我也很感激能夠追到個尚算高質的女朋友。我們拍拖至今已 9 3 0 天了，不知不覺已經差不多三年。

當然，要維繫一段感情真的得來不易，我們試過很多第一次，「傾電話」直至天光、第一次接吻、第一次吵架、第一次說要分手，大家也給了很多很多的第一次給對方，不過真的還沒有做「那事情」，不知道今天.....

那回想起當初我們相識的開始也很好笑，電話真是個很好的「溝通」渠道。因為我們都是由一個「陌生」的電話開始...算了，還是趕緊約她吧。

「嘟嘟..嘟嘟..嘟嘟...」我用手機打給聯絡人為「她」。

「喂.....幾點啊，咁早打比我。」她好像剛剛才睡醒。

「十二點啦。今日你有冇野做呀？黎我度啦，想見你呀，考試到而加都有單獨見過啦。」我單刀直入的說。

「嗯...我考慮下先啦，你都知我好多人約架，未必應酬到你啫。」那口不對心的性格真討人喜歡。

「次次都係咁講既，你邊有人約姐，黎黎去去又咪得我一個，有靚仔約你唔鐘意咩，仲唔快啲起身。」這是我們習以為常的調情方法。

「唉，你都唔知醜既，比我訓多陣啦，好叻啊。陣間你再打比我啦，拜拜。」

「嗯，好啦...拜拜，記得著靚啲呀。」

通話結束後，我奔跑到洗手間整理自己的儀容，希望可給她有個驚喜。

就是這樣，她就來到了我家，而且是只有我和她兩個。

「叮.....噹！」來了，很緊張，心跳快得卜卜聲。

我像小偷般的迅步走到門後，先作一個深呼吸。

「咩..嚟」我把門鎖解開，我們就相隔著一道木門...如此的「這麼近，那麼遠」。

我把門打開，故裝平淡的示意請她進來。

## 調情

「點嘛你...」我率先打破沉默，視線由上至下打量她的衣著。

第一眼是看見她那披肩的長髮，加上齊眉的劉海，很有清純少女的感覺。  
再看她像鵝蛋的臉形，水汪汪的雙眼，高而直的鼻梁，和那櫻桃小嘴，已經找不到其他形容詞了...

那身夏天的衣著，白色的背心連身裙，長度恰好，顯得她的身形更加窈窕，露出一對潔白無瑕的手臂和一雙白滑的長腿，簡約樸素得來又不帶點俗氣。

我好像有點「反應」，已經不敢再偷看下來，否則後果很難想像，我得把注意力分散。

「做咩啊你，死咸濕佬，眼甘甘望住我。」她用凌厲的目光看著我。

「你靚呀嘛，係咪望下都唔得先？」我把雙手放左她的纖腰，緊抱著她。

她沒有反抗，反而雙手不由自主的迎合著我，臉蛋緊貼著我的胸膛，真懷念這感覺。

我用力把她抱得更緊一點，感受她的體溫，手指慢慢的在她背後游移，亦不太聽話的在她身後探索著。

「你知唔知我地幾耐冇見啊？」輕輕的在她耳邊細語。

「嗯...有幾耐姐，又咪一個星期渣嘛。」她回應著。

「一個禮拜咁耐，知唔知我好掛住你啊...」在她唇邊輕聲的說。

「唔.....」在她回答的瞬間，我主動的與她嘴唇交接，她那濕潤的小嘴，還帶點暖暖的感覺，很軟、很薄。

幾秒過後，我把舌頭緩緩的伸進她的嘴裡，我感覺到她嘴唇隨著我的舌頭慢慢的張口，讓我緩緩的進入。與她舌尖交纏同時，我向她的下身進攻，用手輕輕撫摸她白滑的大腿，女生大腿的內側是十分敏感，正常情況下，是沒有人可撫摸到，因為極少被觸摸，所以那裡的皮膚非常亮白柔滑，我的手如像偵測兵般沿著她的大腿慢慢向上探索，渴求可以到達更深處的地方。

「變態...」她向我耳邊說。

我裝作聽不到，繼續親熱。她也非常配合，雙手緊扣我的頸後，這樣姿勢，我還可以感受到她那軟軟的胸襟，很舒服。

被這個視覺、觸覺刺激得如火如荼，「小凡」也不爭氣的挺起來了。

如此近距離的擁吻接觸，她一定會感覺得到「小凡」的存在，不過沒所謂吧。

就是這樣，一天我們都在家中渡過，一起聊天、看電影動畫和，一起談情說愛，難得有個那麼好的女朋友，一定會好好珍惜她。



## 晚上

可惜一天只有短短的 24 小時，還真的不夠用啊，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，說時遲那時快就到晚上。

我倆一起躺在床上，打開了一齣愛情電影來看，不過真的不能集中，肌膚之親太多了，不時又乘機佔她的便宜，不時手腳又不聽話的亂摸。算啦，還是...

「今晚我屋企冇人呀，不如...今晚係度訓啦，都未同你訓過。」我硬著頭皮問她。

「下...點解你屋企冇人既，你爸爸媽媽呢？」她一臉疑惑的看著我。

「佢地？去左旅行嘛，所以咪得番我一個係度。」我回答。

「咁奇怪既，咁佢地幾時返黎啊。」她又問道。

「一星期左右啦，咁你今晚係咪留低先？」我露出邪惡的笑容。

「未必架，你又唔係我邊個。」她雙手交叉的放在胸前。

「得啦得啦，唔留低咪算囉。」我扮作若無其事般，走下床把那刺眼的燈關掉。

「做咩熄燈啊你？」她疑問著。

漆黑的環境中，我把她壓在床上，十指與她緊扣著，不斷的親吻她那感敏的頸和耳邊，讓我們身體互相緊貼著，感受對方的體溫。

昏暗的房間中，一對情侶正在互相激烈的交纏，男生的身軀緊緊地貼著女生的那細小的體型，雙方的嘴唇一直在接吻，完全沒有要停止的一秒鐘。但是男生好像有其他行動...

當我們一直在熱吻時，突然握著她雪白的手，向我堅硬已久的「小凡」出發，讓她那纖細白淨的手緊握著「小凡」，一直上下擺動的替我套弄，這種感覺還真與自己來有很大分別，她的每一下套弄也使我舒服得臉紅耳赤，繼而令我發出輕輕的呼吸聲。

雖然如此，但我沒有放過任何機會，我慢慢用手溫柔的輕撫著她臉龐，然後再與她嘴舌交纏，一邊的吻著她，一邊把手緩緩的伸入她的前胸，很軟...很軟，很有少女的感覺，一邊用手享受著她的乳房，一邊感受她替我套弄的感覺。

她的速度也沒有因此而放慢，反而更加用力地緊握著「小凡」，那纖纖小手一直在替我套弄，速度也感到愈來愈快，我不容有失，自己的下體也配合著她的節奏擺動，試圖達到最深入的快感。

「啊...呼.....啊...呀.....」呼吸聲愈來愈急促，很敏感，身體很熱。

「快啲...」我輕輕的對她說。

她把套弄的速度加快，每一下都教我來回天堂，「小凡」已經開始向我暗示要來了，身體也發出種種的訊號。

「...」剎那間...身體不受控制的顫抖了一下，一陣麻痺快感，猶如被電流刺激的感覺。

「又整污糟人地...」她擺出生氣的表情。

我隨即把床邊的紙巾拿出來給她，叫她到洗手間裡清理一下。



# 凌晨

在寧靜、幽暗房間裡，男生疲倦的攤了左床上，動也不動，可知剛剛消耗很多的精力，不過從他那熟睡的表情中，也能夠感受到他的滿足吧...

我閉起雙眼，回想起今天和她發生的一切。真是幸運，像我這樣的毒男，也可以與一個青澀無遐的女生交往，一定要好好的疼愛著她，不會讓她輕易離開。

「滴答」...「滴答」...「滴答」永無止境的跳動，一分一秒慢慢地過去，不知不覺間...。「滴答」...「滴答」.....

「咔咔...咔噠...咔噠...」。

「嚓嚓..嚓嚓...噠嚓....」。金屬發出不同的撞擊聲。

這奇怪的聲音把我嘈醒，我搓了幾下眼睛，完全感覺不到左手的存在，麻痺極了，原來她把我手臂當作了枕頭，看她熟睡的可愛樣子已經值得了。

已經是零晨三點多，幹！知不知道吵醒熟睡中的人是多麼犯賤！

「咔咔...嚓嚓...嚓嚓」。

他媽的！那擾人的聲音還沒停止，來源好像是我家的門口，好奇心驅使我把房門打開，走出客廳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。

突然之間...

「咔嚓」...家的門口被緩緩的打開。

我完全不知反應，手腳彷彿被綁起了，如像個等待宰殺的羔羊，只能夠呆呆的看著，如同進入了慢動作畫面，眼見家裡的門慢慢地發出「滋..滋」聲，就知道這一定不會是好事。

第一道防線已經失守...

首先踏進來的是一雙粗壯的前腳，穿著深色的西褲，然後看見是一雙帶著粗糙勞工手套的雙手，上身非常的龐大，肥肥的身形把西裝都顯得格外擠逼，最後看見的是個戴著扭曲笑容的小丑面具，然而他卻呆呆的看著我，視而不動。

瞬間...腦海中浮現出大量可怕的畫面。

為求自救，我立即跑回房間中，迅速的把門關上，並鎖上那脆弱的門鎖，身體緊貼在門後...心跳快得彷彿下秒要跳出來般，很可怕...

回想起，在泛黃色的燈光照射下，「那個」人異常地巨大，顯得十分虎背熊腰，驟眼見身高起碼 1 9 0，剛剛一個目光的對視，已有種不懷好意的感覺。如果他是預謀的話...究竟我現在要怎麼算？

面對一個如此恐怖的入侵者，被固在一個百五呎的空間裡，還有她...

我一定不可以讓她受傷，我一定要冷靜...慢慢的深呼吸。

「咯...咯...咯...咯。」聲音帶著節奏，緩緩的響起。

# 面具男

深黑的客廳裡...面具男正一步一步慢慢的移動，完全沒有趕時間的樣子。不過面具男那身軀龐大得有點誇張，西裝與他還真是格格不入，身材魁梧的他加上那木製底部的皮鞋，每一次的走動，鞋底與地板繼而相撞，發出令人討厭的「咯...咯」聲，不知道他是想什麼。

面具男走到客廳的中間，沉默不語。幾秒過後，小丑那深黑色的眼睛開始在這裡四周觀察著，先把整個客廳都走一轉，再去到廚房，仔細的留意每一件物件，每一件擺設，似乎在尋找一些物品吧...他的所有行動都非常緩慢，很謹慎、穩重，最後來到廚房的門口站著。

「噠」...四周只剩下黑暗。

房間裡...所擺設的東西並不多，寥寥可數，一張床連床頭櫃，一個衣櫃和掛牆的電視機，一個男生和..一個女生。

男生氣喘吁吁，臉色蒼白得很，看似心膽俱裂，六神無主般整個人呆呆的站在門後，沒有人知道他現在腦海裡想著什麼，但他的視線時不時會偷偷的望向女生臉上，女生依然安然的在床上熟睡著。他，現在又能夠做什麼呢？

我聽到他走動的腳步聲，木底的鞋，加上那異常的身形，與木地板不斷發出「咯」...「咯」聲音，甚至地板會因擠壓而響起「滋..滋...」煩人的回應。

「咯」...「咯」...「咯」...「咯」聲音忽近忽遠，每一下都彷彿在敲動我的剛被嚇壞的心靈，我只能夠默默的忍受著，被他精神上的折磨，這種感覺還真是想死般，但為了她...我一定要堅持下去，才有機會「生存」下來。

心急如焚的我，不斷地在房間裡徘徊，不停的尋找...一件東西，試圖想到一個完美無缺的方法或計劃，使我和她可以「活著」。幹！床頭...找不到，電腦枱...找不到，究竟在那裡？平時電話習慣放的地方已經找了幾遍，難道在...客廳嗎？難道要...出去嗎？

我戰戰兢兢的走到門後，手足無措的我把手心放在胸前，試著讓自己冷靜下來。相信每道門的設計總會在最底下留下小小的隙縫，至少可以...知道他的位置，他的行動。然而，我深呼吸一下，把頭緊貼在冰冷的地板上，然後去窺看那只有幾毫米的空隙。

我居住於屋苑的28樓單位，一千呎實用，正門進來轉左就是廚房，一直往前走就是一個長方形的廳，約三百呎。先到的是飯廳，再是客廳，盡頭就是露台，用橫拉的玻璃門與客廳分隔著，客廳和飯廳的中間有走廊位，走廊轉左，就是我的房間，亦是第一間。一路順著走，中間的，是一間書房，我平時溫習的地方。而在走廊最盡...就是我爸媽的主人套房。

我把眼睛都集中起來，不能夠錯過任何畫面，每一秒也是我求生的機會，不容有失...趁「他」還沒有什麼大動作之前，盡可以找到線索...

很漆黑，猶如伸手不見五指，看來面具男把門口的夜燈都關掉了。幸好...露台沒有拉窗簾，我還能靠客廳露台玻璃透射的微光，若隱若現的偷看，時不時可聆聽有什麼聲音發出。

我像個上戰場的小兵般，伏在佈滿灰塵的地板上，一直的在那條連只有蟑螂才得通過的門隙注視著...

夜深人靜，寧靜如鴉雀無聲般的。時間「滴答」...「滴答」緩緩的跳動著，就連最薄弱的呼吸聲都聽得到。

「咯...咯...咯...」。來了...我看到有一個黑影在客廳裡走來走去。

# 窺看

我胸膛緊緊地貼著地板，頭微微的側向，雖然看不清楚很矇矓，我肯定別無他人。視野有限，只能夠看到他的下半身，不過已經足夠了...我只需要知道他的位置就可。

黑影漸漸地移動，伴隨著他那沉重的腳步聲，似乎是在探索我家的環境，還是有其他的陰謀？

「咯...咯...」。忽然，聲音愈來愈近了...非常的接近，明顯地，黑影在走廊的前方站著。

不好...他發現了嗎？他知道我在偷看？

我冒著被他發現的風險，堅決的繼續在門隙後偷看著，然而，他那帶著勞工手套的雙手試圖在褲袋裡拿東西出來，糟糕...

在這黑如點漆的走廊裡，為了清楚未曾探索的地方，面具男打開了電筒，散發著一道白色的光，猶如黑夜裡的光明，為他指引著。他站在第一間房間的門前，望著那純白色帶點花紋的木門。此時，他把手握著....

下秒鐘，我看見白色的光在照耀著，他一拐一搖地踏進走廊，從容不迫的移動，在他經過我房間門口時，他停下來了...我眼睛裡只能看到他的皮鞋。

此時我與面具男正正隔著一道木門的距離，大家也知道對方在門後，不過他卻沒有帶著一絲恐懼，我卻無助得膽戰心驚，面對一個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入侵者，對於一個中學生來說實在太可怕了...

我坐在地板上，背靠著門後，突然之間，眼前的門把被面具男暴力的扭動著，一路發出金屬的磨擦聲，好像跟我說就快支撐不了的意思。而我卻呆若木雞，他想進來嗎？

數下猛烈的扭動後，意想不到是突如其來停止，似乎他已經放棄了吧...

接下來，在門隙已經再看不到他的身影，我唯有把耳朵緊緊靠在門後，細心的聆聽著關於他發出的每一絲聲音。我屏息靜氣，把眼睛閉起...集中耳朵嘗試細聽他的每一步。

「咁夜...你仲唔訓教，係度做咩啊？」她搓揉著眼睛對我說。

「唔好咁大聲，而加我地好危險，有個戴住面具既男人唔知點解開左我屋企度門，佢而加係出邊，我怕佢會...」我在她耳邊細語。

「啊...點...」她大叫著。

我瞬間用手掩著她的嘴，以免面具男知道「她」的存在。我向她擺出靜音的手勢，希望她能夠冷靜下來。

「你聽我講先，我諗佢都係求財姐，過多陣佢應該走架，而加最緊要係唔好刺激到佢。」

「一定唔可以比佢知你係度，我怕佢會...會傷害你。」我給擁抱並安慰著她。

就在幾步之際的門前，一雙粗糙而肥壯的手，他把五指輕輕的按在門上，同時，面具男的耳朵緊緊地貼在門前，試圖竊聽著男生和女生的對話...

雖然沒有行動，手卻用力的捏成拳頭形狀。可想而知，面具背後怒容滿面的表情，是多麼的叫人心寒

...

# 發現

「啪！」一下沉實而厚重的撞擊。

「啪啪啪...啪啪...啪啪啪。」面具男用粗暴的力度拍打著那道弱小的木門，他那強而有力的臂彎如同以強暴的速率不斷地拍擊，時快時慢、節奏分明。每次響起的聲音都好像在跟門後的人說「快！讓我進來！」的意思。他，究竟想幹什麼？

緊隨著節奏，另一隻手不斷的試圖扭動門把，並施加力度的往前推，看似面具男想進深入了解這房間，還是有其他特別的原因驅使他這樣？

「啪啪...啪啪...啪啪啪啪...。」門與鎖之間的撞擊聲頻密得如山泥傾瀉，可惜，並未如願以償的打開，門始終被鎖上，不能自如的打開，仍需要一點時間吧。

「啪啪啪啪...啪啪..啪啪啪...。」每次響起都代表，門縫的幅度漸漸「被」...擴大。

門的後一方，男生和女生被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一跳，兩人在床上瑟縮一角，如像困在籠中的獵物一樣，想走卻走不了，只能夠慢慢地等待著...眼見自己最後的防線被瓦解，然後被獵人享用。

從男生放大的瞳孔中，眼神的恐懼暗示著即將要面對的敵人是如此不安，臉龐目無表情，如像木頭般，麻木。眉頭、眼角也慢慢的因過分的緊張而滲出汗水，清爽的短髮也凌亂像鳥巢，手...不停的打震，掌上還「痴」著地板的灰塵，看似十分頹廢，打從開始就被面具男精神上的折磨，異於常人的高度、膘肥體壯的身軀、主動在你心裡留下烙印的面具，直至現在.....面具男即將闖入。

女生還在個不清醒的狀態，從睡覺開始就換上了過長的襯衫，而下身謹穿了一條黑白的間條內褲，露出一雙修長白皙的長腿，非常性感。如果，面具男知道門後床上有個如此清純、稚嫩的女生，會是個可悲的劇情。她連發生什麼事也不太清楚，不過，看見自己的男朋友擺出從沒見過的臉色，就知道...不會是好事。她用信任而堅強的眼神看著他，並把挽著他的手臂，選擇無言。

在四周暗淡無光的環境下，為二人添加了一份驚惶和無助，在這落魄的環境...拍門聲並沒有減退，持續性的響著，彷彿告訴二人，時候差不多要到了...

「唔得，唔可以咁樣...唔可以等死，就算死都唔可以比佢出事。」男孩的心裡默默地想著。

「一定有其他方法，佢都係人黎姐，定啲黎啦。」不斷安慰著自己

「睇下你女朋友，你捨得佢咁樣咩？你係咪男人黎架？」想讓自己站起來。

「你連保護佢既能力都冇，你唔配做佢男朋友！連一個男人你都怕，垃圾！」再次激勵著自己。

「再唔郁就入黎啦，快啲起身啦，仆街！」

然而，寂靜片刻...





# 求救

空氣中散發著令人悶熱、教人窒息的感覺。

四周寂言無聲...

「你...部電話係唔係度？」我嘗試控制自己震抖的雙手。

「係呀..」她把手伸枕頭下底裡。

「係咪係要報警？」她用那嬌柔的聲音問著。

「唔洗住...面具男已經係出面，報得黎我地都可能唔知去左邊，最快有人黎既方法就係打比樓下既看更...佢上黎一定快過警察，可以先拖延佢時間，陣間先報警。」我仔細分析著，一邊說一邊打給大廈的保安員。

「喂，呢度係...」保安員機械式地說著。

「係，我樓下28樓A單位好嘈，騷擾住我地訓教，唔該你可唔可以搵人去睇睇。」我直接把保安的說話打斷。

「28樓A單位？嗯...好呀，我地岩岩有個同事去左巡樓，轉頭幫你留意下。」保安回應我說。

「嗯..唔該晒，咁夜麻煩都你真係唔好意思。」我高興地說著。

「職責所在，唔洗唔該。」似乎也是個盡職的保安。

半深四時...在後樓梯的位置。

一名身穿白色制服的男性保安正從30樓專注他那艱苦的工作。

「呼...」保安把手中的香煙放到嘴抽一口，地上已經有3根還帶著餘溫的煙蒂。

「睇睇手錶，又夠鐘食煙偷懶，要考牌既工真係唔同啲。」

「人工又高少少，做野又唔洗辛苦，基本上都唔洗點做，坐係度就等出糧，最鐘意就係巡樓，行下企下、玩下電話、食下煙，又一日。」臉上掛著輕快的笑容。

「坐多十零分鐘，落去簽個名就搞掂，呢啲工邊度仲搵到？」保安心裡暗笑著。

「滋.....滋滋...，阿牛收唔收到，滋..滋...收唔收到。」那無數經手的對講機正在喃喃自語。

「收到，咩事。」口中吐出香煙的氣。

「岩岩有住客投訴，話28樓A單位發出噪音，滋擾到其他人，阿牛你而加去睇下發生咩事，低調處理。」對講機傳送著話音。

「得啦..而加行緊去。」面黃肌瘦的阿牛不麻煩回應著。

28樓A單位？我幹！明明正在舒服的休息中...就是你，知不知走樓梯有多辛苦啊，你們這群住在私人屋苑的人怎會明白，天天也駕駛私家車出門。

根本不會懂我們低下階層的痛苦，每天準時上班，一星期六天，能夠準時下班已經是「福利」，阿牛愈想就愈氣憤...隨手又點起一根香煙。

阿牛雖然心裡一直控訴著，但為了這份工作，無可奈何還是要走到28樓，他用力的拉開兩道消防門，一邊走到走廊中...

「喀嘞...喀嘞...喀嘞...」聲音隨著腳步而低聲發出。

他發現28樓與以往的不同，低頭一看，滿地也是凌散的玻璃碎片，他走的每一步都令玻璃變得更碎小。

在電梯大堂中，旁邊那個紅色框的消防設備，已經被拿走了，在這高級的住宅中，是異常地罕有，伴隨著破碎的玻璃，指引著阿牛走到那個單位。

阿牛看見這情況，心裡也嚇了一跳，從未見過世事的他，卻慢慢地走到A單位，他站到門前，挺起身子，擺出一個自信的樣子，看似輕鬆自如，用手按下那精美設計的門鈴。

「叮噠..叮噠..。」有人響起了家裡的門鈴。



# 破壞

「叮噠..叮噠..。」有人響起了家裡的門鈴。

剎那間，響起的門鈴真如我的救命恩人般，讓面具男停下手來，如果再遲了幾分鐘的話，我想以後也看不到那動人的她...可能還會被面具男強暴，就算拼上我那單薄的性命，也要守護著。

從那個小缺口中，我清楚的看見他那狠心的眼神同那心寒的面具。面具男單手拿著紅色消防斧頭，緩步地走向聆聲響起的位置，沒有帶半分同情。

看著他那蠻橫的背影中，手上斧頭的半弧形的刀刃上，還輕輕沾著一絲白色的木屑，我凝視手心的汗，原來在面具的眼中的我，只是一個玩偶，完全是以卵擊石...

我看著那道被面具男強行粗暴地開出缺口的木門，與她依靠在窗邊的最盡頭，已經想好了最壞的打算。可幸的是，那個人，救了我和她的一命，趁現在有空檔，要盡快行動。

回想起剛剛...

「冇左聲啦喎，佢會唔會係放棄左？」她帶著一絲笑容問我。

「等我睇睇先...」我把頭貼在地板，目不轉睛的往那門下的空隙偷看著。

我看見面具男「痞低」在客廳裡，雙手不停翻箱倒櫃的在那袋子摸索著，幾秒過後，他側著頭看了一眼，如像告訴我該小心，然而站起來了...

由於我視野有限，只可見他的下半身，雖然我不知道他手持著什麼，但第六感彷彿跟我說，一定不會是好東西。

我迅速回到她身邊，突然一聲「卟！」，聲音沉重而低，我眼前瞬間出現一道劃破木門的裂痕，一片鋒利而反光的半圓刀刃隨即在幾步之際的前方。

「卟！」幹！要破門了嗎？

「卟！」又一個手起刀落的聲音，那道薄薄只有幾公分的木道，以面具男的力量，只需一下的揮斬，就能夠留下永不磨滅的痕跡。

不行..要立即想辦法，衣櫃？能夠爭取多一點時間嗎？那怕只有幾秒，我把衣櫃推到門後，試圖阻止他的突破。

再與她站到第二個出口 - 窗，聽說跳樓的人，還沒跌落地面，心臟已經因過分的離心力已死亡。身處在 28 樓的高空，不論馬路、公園、行人和車輛，都好像積木玩具般的渺小，該如何選擇？

「卟！」面具男並沒有放慢他的速度，木與鋼鐵的撞擊聲從沒減慢過，每一下的揮斬，也暗示著與結

束的距離又近了...，他那又肥又壯的體格，還真可怕得很。

現在我們只能夠等待，一定相信，只需要一個機會！

面具男步態蹣跚的走到正門，一隻手扭動把門，一隻手藏在背後偷偷的等待著...

# 阿牛

悄然無聲的走廊中，白色制服的男性抽著煙在等待著，不斷重複動作，接二連三的煙圈在他嘴唇內而外吐出，似乎急不及待的想離開這不尋常的環境，遺憾的是，他並不知道有個比較上可怕的「人」，正在那門後站著，就在兩人一步之際，一道幾公分的木門，將會教他如何改變。

面具男一言不發的把門打開，與阿牛的雙目對視了一眼，彈指之間，面具男快而準，直接用那硬硬實實的手臂把穩著阿牛的頸部，強行拉進屋內，半凝滯在空中的阿牛，手腳緊緊的反抗著，試圖讓面具男鬆手，可惜只是徒勞無功。

關門聲音隨即響起，面具男乾脆的把阿牛狠狠地摔在地上，那重量級的力量使阿牛發出輕急的呼喊聲，阿牛毫無搏擊之力，如像被屠宰的牛羊般，腦海裡迴響著自己有限的心跳聲。

面具男沒有讓他喘息的空間，轉身之際，把藏在身後的斧頭雙手放在胸前橫架著，走前一步立即瞄準阿牛的頭顱砍下去，揮擊剎時，弧形的刀刃反射著一點白光。

重重的摔在地板上的阿牛，臉上呈現出極度驚慌的表情，可見他臉色青白，雙眼無神。手腳不斷亂爬著，嘗試遠離面具男，不過人總會在生死關頭表演出不一樣的潛力，阿牛看見面具男正想揮斧垂直的砍向他，意想不到的把身子轉向，在地板上滾了一圈。

「卟！」面具男的斧頭竟然落空了，呆滯片刻，再次把斧頭提起，雙手穩持著，挺直胸膛，架出攻擊的姿勢，雙手舉高於頭，但求要一擊致命，不留下其他的沒用的傷口，線視離不開那細緻的頭顱。

「卟！」再一下狠狠的斬下。

在腎上腺素的刺激下，阿牛如反射動作般的打滾，沒有染紅的跡象，而面具男卻因為過分的力度，使斧頭深深的陷入地板的裂縫。

阿牛不敢怠慢半步，在阿牛心裡，這地方如同虎穴，百死一生，死亡就是決定於瞬間，他迅速環顧四周，驟眼看到的也只是一片黑暗。

有自知之明的阿牛，明知沒有制服面具男的能力，趁他現在還沒有攻擊能力，望著那道彷如天堂入口的正門，頭也不敢回，用盡全力，一直的奔跑...希望可以偷生在這世上。

在廳的中間，有一秒鐘，逃跑中的阿牛與面具男擦身而過，面具男卻用帶著殺意的眼神注視著，他雙手好像感覺到某樣東西，下秒鐘，阿牛的手已經在扭動門把，開門之時，廳內滲入淡黃色的走廊燈，如呼喚著阿牛趕快迎接光明。

面具男拿起斧頭，迅速擺了一個投擲的姿勢，斧頭的利刃指向著阿牛的要害，他穩重著身軀，雙眼猶如準心般集中，看似已經準備好了...

一息間。

「呼...」靜止的空中變得流動，伴隨著高速的氣流，眨眼般，斧頭狠狠地直飛阿牛。

「滴..滴滴滴。」鮮色的血一直在流著，把白色的制服都染成紅，一把半弧的利刃深入的插著阿牛的背脊，完整的皮膚隨即破裂，被割出一道直而深的傷口，血...沒有停下來的跡象，若不及時治療，很可能會失血過多。

但是阿牛卻沒有停止的意欲，在失去意識前，他側身支撐著木門，回頭看了面具男一眼，狼狽不堪的背著斧頭，一搖一晃的消失在面具男面前。

## 獨處

正當在二人在門口糾纏之際，男生嘗試把房間門後的金屬鎖打開。

我把出現裂痕的破衣櫃移走，屏著氣把手輕放在那鬆動的門鎖上，作一道深呼吸，拖著自己的心愛女朋友，準備帶她逃離此地，希望在面具男的注意力分散時，悄悄的離開。

「呿...呿.....」門鎖卻意外的緊緊守著崗位，動也不動，似乎鎖死了，往往想像都完美的，當到了實行的時間，卻無一順利。木門經過面具男殘酷而粗暴的撞擊後，已經不如以往，現在卻在重要的逃生關鍵時刻作弄著男生。

「仆街！」男生氣憤憤的往那木門踢。

「道垃圾門開唔到，鎖死左。」再對著那道門洩憤。

幹！這是機會！離開這裡的機會，難得有人拖延著面具男，門鎖竟然壞了，想走卻無從入手，無助得如籠中鳥般...

「卟！」...聲音在廳中傳來。

男生在門後偷偷的看著實況，從那個不規則線形的缺口中...隱約地看到面具男手持斧頭，那腰圓背厚的背影中，可見毫無保留的斬向那保安，教人心驚...

厚實的撞擊聲音可知道，每一下都可即將令保安的骨骼和肌肉撕碎，面具男機械式地攻擊著那男人，沒有讓他喘息，看著那坐在地上發抖的保安，就好似看見自己的倒影一樣，面對這不知明而如此具威脅性的面具男，只能夠慢慢的等待著死亡。

「噠！噠噠噠.....」男生猛烈地扭動著那金屬鎖，似乎沒有停止的跡象，一邊看著那背影...很想趕快的離開這猶如惡夢的劇情。

「卟！」可笑的是上天給了保安一個機會生存活命，看見面具男出力地套弄著那斧頭，眼見保安正在準備逃跑，而自己卻插翼難走。

男生並不甘心，一直在繼續用力的扭動，一秒、一秒無情的過去，那怕只有一個百分比的機率，或者是六合彩的機率般低得離譜，因為他深知...一定不可以放棄這唯一的機會。

將近黎明的蒼天如聽到男生的掙扎，不過願望卻未如想像中如願以償...。

「呿...」乾脆利落的聲音。



二人赤著腳從那殘破的門走出，以免發出腳步聲，女生默默的跟隨在男生身後。可惜的是...眼見保安已經在拉動著正門，背影彷彿散出勝利的光芒，嘲笑著情人們的緩慢。

距離在幾呎之外的面具男背影擺出投擲的動作，男生見此心知不妙，立即牽著女生悄悄的彎著身子走到客廳沙發前。

轉眼...一道劃破空氣的速度，保安隨即發出嘶啞的慘叫聲，教他痛不欲生，面具男卻呆呆的欣賞著他那藝術般的傑作。

「而加我地走唔到，你先哩埋落梳化度先，陣間我引開面具男注意，將佢引到走廊入邊，到時你即刻用最快速度跑走，跟住報警求救，知唔知道？」我眼神堅定的看著她雙目說，並緊握著她那細小的雙手。

「我怕...」她緊緊地抱著我。

「傻豬黎既，一陣我地咪有得見囉，我有事啲，等佢地黎救我就得啦。」我把手放在她頭上安撫著。

「冇時間啦，趁佢仲未轉身，你快啲哩入去，如果唔係就冇用！」我趕緊推著她，最後我給她一個溫熱的親吻。

片時，漆黑無光的廳中只剩下兩人。

# 挑釁

看著我的至愛，她慢慢的伏下身子，嬌小的身軀不捨地躲進了沙發下僅有一呎高的空隙，實不忍心。

視線最後看到是她那幼長而雪白的雙腿，當她身影漸漸消失，心裡告訴我知，就算自己犧牲，她也一定要活下來，絕對不能使她受傷。

如果今天我沒有致電給她，沒有叫她來我家，沒有請她留下...可能真的會「二人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。」

我轉身看著面具男背影，形單影隻的我即將要面對一個又肥又大，彷如殺人怪物般的。

其實我心裡仍然魂不附體，不過男生總愛在喜歡的人面前，裝作勇敢、堅強吧。

自己也清楚現在的環境，單對單的情況下，並沒有足夠信心可再次拖廷著面具男，很大可能在幾分鐘後，從此就聽不到我的...心跳聲。

趁還有幾秒的時間喘息...我飢渴地呼吸著，每一口冷冷的空氣，都深深地流進我的肺裡，彷彿叫我清醒、冷靜，盡量保持自己的血液都充滿著氧氣。

回憶起面具男，我試圖分析著他的特徵，牛高馬大的身高，體態卻肥頭大耳，那機械式的行動，雖然緩慢，但好像有著無窮的體力般，有什麼方法？我心裡喃喃自語，想找出他的弱點。

過後...準備迎接我的九死一生。

手無寸鐵的我走到沙發的對面，望著那懷念的玻璃狀物件，卻回味著以往爸爸玩弄我的經過。腦海突如奇來浮出一個畫面，有可能嗎？

我悄靜無聲的來到走廊前，準備讓黑暗吞噬我的身體。

心神一靜，手眼合一，瞄準在我十步距離外的面具男，對著他龐大的背影，毫不留力的把酒瓶擲向他，如像拋開一切的顧慮，破釜沉舟。

「呷！」。酒瓶以飛快的速度擊在面具男那厚實的背脊，瞬時破碎，碎片散落滿地，隨著聲響，瓶中滿滿的液體如泉水湧出，瞬間濕透面具男的黑色外套，一直緩緩的延伸至他的深色西褲。

看著他那濕透了酒精的背部，外套還有點被玻璃劃破的痕跡，我心裡暗中高興。

「滴滴滴...滴滴...。」液體在他外套和西褲的末端滴下，如花灑的水聲般不斷流下至地上。

此時，面具男迅雷不及的轉身面向我，這是第二次，與他正面凝視，究竟面具後的表情會有多憤怒？他那落空的雙手，看出他剛剛的失敗，眼睜睜看著獵物受傷逃跑，他竟然若無其事，還是他想留住另外兩個小獵物？

從我剛才發起對他挑釁的行為，面具男二話不說，把視線往下集中，就手的在滿地玻璃的地上，拾起唯一一片長而尖的玻璃塊，以緊密的腳步節奏追逐著我！

我立刻飛快地轉身藏身於幽黑的走廊裡。

「咯！咯！咯！咯！」聲音異常快速的接近，沒有間斷的急起直追。速度很快、至少快了一倍，如同沒有負擔的身體般快，看來面具男要動真了...

我不敢鬆懈半秒！沒有半步停留的空間，用盡全力奔跑到走廊的盡頭，每跑一步也伴著深呼吸，很快...看著那道關得緊閉閉的房門，就是我的防空洞！一定要躲進去！

我急如閃電般把手放在門把上，沒帶半點猶豫把門拉開，一眨眼，已經看到那黑漆漆完整無缺的主人房間，還差一點就可以，動作一定更加快！

「咯！咯！咯...」到了，應該只有幾步之差，太快了...會來不及！

「卜..卜..卜卜」心跳聲卻快得箭在弦上，祈求面具男不要趕上。

「咔嚓..」隨即，我以最窄的幅度側身轉入了房間，試圖把門緊緊用力關上，並牢牢的鎖實。

就在我關門的同時...一隻強而壯實的手臂風馳電掣般出現在我眼前。

# 折磨

門狠狠的夾住了面具男的手臂，手腕與手臂呈九十度的穩穩固在牆上，無情的在摸索著，緊隨，面具男壯碩的手臂嘗試強制把門硬硬的打開，讓他實現那殘酷的願望！

我見及此，立即用肩膀狠下心腸的往門猛烈撞擊，希望門把面具男的手臂壓傷，使面具男產生反應，自然的令他縮手。

可惜，那壯實的手臂彷彿沒感覺的，一直緊守崗位，從未有退縮的表現，面具男的身體還不斷的用力推.....

幾秒過後，面具男開始反擊，他以非比尋常的力量把我壓制，主導著門的控制，眼見他手臂握著拳頭，霎時間，我感到一股猛烈的沖擊力，門立即被打開，並狠狠的撞往我肩膀。

過分大的沖擊使我在地上打滾，腦海突然一片空白，只留下痛的感覺，痛得撕心裂肺，身體好像被抽離般的。我就算用手輕按在傷處，也教我痛不欲生，可能我的肩骨已經碎裂或者斷了。

此時，我並沒有痛的時間，面具男持著一片長而尖的玻璃塊，走到我身前，低頭的看著我幾秒，彷彿給我時間說遺言一樣。

看著他那令人顫抖的面具，小丑般的笑容由嘴巴一直畫至耳朵，加上那空洞的黑眼睛，足以教人膽戰心驚，他要結束這場遊戲了嗎？

他慢慢的半彎下身子，如劊子手與死囚關係，他一手把痛在地上的我提起，使我擺出跪下的姿勢。同時，面具男在我的傷勢施加壓力，折磨著我，隨著壓力漸漸增加，身體好像只剩下痛覺，每秒鐘也痛入骨髓。

我不斷的用手掙扎著，不過也徒勞無功，力量根本天淵之別，面具男這麼想殺死我，絕對不會輕易放過我...身體完全被他控制，我只能夠祈求給我一個痛快的死亡。

面具男看似滿足的心情，不過還沒達到他的目的，面具男把身體後退一步，單手把穩著我的頭顱，快而準的把他膝蓋狠勁地往我的下巴甩了一下，把剛剛我挑釁他的行為，雙倍的奉還給我。

鮮色血液即時在嘴裡吐出，染紅了他的手套，頭腦剎那間出現暈眩，意識亦開始昏昏欲睡。

被重擊的我身體即時後退，急速地撞上身後的化妝櫃，滿地物品散落在地上，我半站的依靠著後方的櫃，試著減慢體力消失的速度。

眼前的面具男再次走近我，一步...一步，沒有半點心軟，隨即舉起手上的玻璃，瞄準著我！

# 痛

其實沒有人知道，即將死去的心情會是如何？是一種解脫、還是一種掙扎？死亡會承受多少的痛楚？

面具男沒一秒猶豫，起勁的舉高手，往我脆弱的身體快而狠插下去，完全不留情，一片尖而長的玻璃與我只是差幾寸的距離。

下秒鐘，我完整的皮膚便會被劃開，隨著他的力度，傷口會一直被擴大，那玻璃與皮膚表面的磨擦，伴隨著血液，會是怎樣的痛？能夠想像到嗎？

會是失血過多？還是痛得失去意識？剎時...

「啊...！」一息間，身體的上腹傳上一陣劇烈的痛，由內而外的痛，薄薄的表皮被瞬間刺入，體內感到一塊尖硬硬的塊狀物，在不停的鑽探，很深...很深，痛得想死般，面具男卻沒有減退力度，可能連內臟也被他狠狠的刺穿。

我攤在地上躺臥，血如泉湧的由傷口流出體外，把身邊的一切都染紅，我半開半合的眼睛中，隱約看到面具男依然默不出聲的站著，高高的他直視著我，可想而知，面具背後，他看我那痛得扭曲的表情如叫他興奮。

身體已經傷痕累累，很快我就可以釋懷，不知道她現在是否平安無事？應該成功走了？我向自己承諾了一定要保護她，也尚成功吧，不過我現在卻面臨死亡，真是諷刺！

看著自己身上的玻璃狀物，我緩緩把雙手放鬆，沒有一絲反抗的企圖，準備迎接面具男的了斷，腦袋亦逐漸進入昏沉的狀態，身子很重、很累，很想休息...想忘記任何東西，然而...讓眼睛閉上，昏睡不醒。

最後一眼，看得出...面具男準備把身子彎下。



## 回頭

女生和他的不捨的吻別後，靜靜的等待，腦海中雖然害怕，但卻擔心著男生的情況，在僅有的視線中，集中著他的雙腳。

幾秒過後，耳朵突然充斥著玻璃破碎的聲音，轉眼，男生便消失她眼前。

緊湊著...即時傳來一陣強烈急速的腳步聲，很明顯...是面具男！他異常的快，從後方緊緊跟追隨著男生，二人即時從廳中失去蹤影。

女生聽男生的話，當他把面具男引至走廊的時間，答應過要用最快的速度逃出，

當赤腳的女生跑著時...再次，耳朵傳來幾道猛烈的撞擊聲，女生已經心知不妙。

直至她小心走過玻璃，走到門前的一剎那，身後傳來男生的呼喊，突然令她卻了步，聽到心愛的人發出這樣淒慘的叫聲，實不忍受得了...打從心底難過，歇斯底里的痛。

腦海呈現很多他的畫面，都係頻臨死亡的他...

你很痛嗎？為了我...，心裡一直說著「不要」，隨後思想開始凌亂，眼睛也慢慢的泛起了淚光。

我絕不能拋下他，在最後關口上選擇了回頭，心知一定需要面對那「怪物」，我毫不猶豫在餐枱拿起一把小刀，雙手緊緊的握著，小心地貼在走廊前旁邊的牆上，用眼睛偷看著那漆黑黑的走廊。

我在走廊前窺探著，可惜四周缺乏光線，唯有漸漸的走近，每一步...空氣都悶氣得很，促使我用力的呼吸，雖然看不見，但我聽到一絲細微的晃動聲在最盡的房間傳出。

在走廊盡頭，房間門半打開著，應該足夠我進去，走到門前，若隱若現看見一個肥肥的背影，我小心翼翼地凝視著面具男。

為了心愛的人，我一定要拿出勇氣，他已經為我做了很多，我不可以讓他的痛白白浪費，我鐵下了心，把眼角的淚抹去，瞬間變成對面具男的怒火！

我把身子輕輕探進去，悄悄藏在專注中的面具男身後，他的身子一直半彎著，不知道在幹什麼，視線一轉，那肥肥身軀阻擋住的，是一個躺在地上的他。

他氣息很微，很虛弱，一定要趕緊時間，只要能夠報仇，我怎麼都可以！

就是現在，趁他鬆懈的一瞬間！我狠下心，絕無留力的，一定要讓他感受...直接雙手穩著手上的刀，一股作勁，深深的插入面具男的身體！

## 襲擊

誰也無法想像，女生竟然會做出這樣的行動，她本應早早的逃出，只要照著男生的話，自己一定可以活下來，她只需安然的求救，然後等待就可以了...

難道愛是瘋狂的嗎？為了自己的愛人，失去一切正常的思考，如果她沒有折返，一切的結局都可能不同。

房間裡... 一個血腥暴戾的男人，一個奄奄一息的男生，一個本性純真的女生。

女生已經舉起了刀，看來誓要令面具男受傷，試圖在背後襲擊面具男，雖然受傷的可行性很大，但真的能夠讓面具男失去心跳嗎？

女生用雙手的力量，狠下心腸的插下去面具男的背脊，刀鋒立即劃破他的衣服，彷彿向著面具男的身體深入探究。皮膚、肌肉瞬間被割開，刀身無情的插進面具男體內，看來傷口也有三寸之深。

雖然能夠對面具男造成傷害，對比他那龐大的身軀，傷勢真的不大，他還能夠反擊嗎？

繼而，女生爽快的拔起武器，血液即時在傷口上流出，再想給面具男一刀，讓面具男留下痛楚，經過第一次的感覺，女生開始知道要用什麼的力度，才能夠對他造成更深入的傷害。

緊隨著，再一道乾脆俐落的刺入，再次把刀鋒插入面具男的背部，傷口更加深、更加痛，血液流得更加多！面具男已經比這位女生狠狠地在背上開了兩道傷口，隨著血液的流失、痛覺的刺激，亦讓他開始瘋狂！

面具男立即作出反應，完全放棄了眼前的男生，緩慢地轉身，把眼睛集中在這位弱質纖纖的女生身上，以面具男的身形對比，這位女生似乎不自量力，是個尋死的行為吧。

他打量著女生，看著那誘人的下半身，面具後一早露出了邪惡的笑容，迅步之際，走到女生面前。

太快了...女生來不及反應，被面具男穩住了持刀的手腕，由於兩人力量和體型上的差異，她好像沒有還擊之力，被面具男掌控於力量之間。

女生亦不斷的掙扎著，嘗試著逃出魔掌，可惜面具男從沒想過放棄他的獵物，依然穩穩地控制著女生的行動，並緊緊的握著女生的手腕，腦海中已經呈現出很多讓他興奮的畫面！

突然之間，女生瞄準了所有男性最脆弱的器官，心狠手辣地踢上去！所謂男人最痛，是一種內在的痛，痛楚迅速蔓延全身，面具男身體出現了不能控制的顫抖。

面對著那針對性的攻擊，加上女生強烈的掙脫，面具男不小心把手鬆開了，可以清楚看見，女生手腕上出現了幾道紅印。

女生趁空檔立刻跑出房間，而在原地踏步的面具男，卻默然的接受被玩弄的感覺。

面對這卑鄙的攻擊，還能夠站著...可想而知，面具後的表情，怒不可遏，絕不可以讓她活下來！

幾秒過後...房間中只剩下一人。

# 心痛

我四肢無力的躺著，眼看面具男把距離一點一點拉近，一早已經失去求生的意欲，瀕死狀態的我慢慢的閉起雙眼，祈求一個痛快的結束。

心裡一直在默禱，希望她能夠平安無事，由我挑釁面具男，直至現在被他弄得滿身傷痕，應該也有足夠的時間吧。

雖然我不是什麼偉大的人，更不是好男朋友，只懂得扮作堅強、勇敢。可能數分鐘後我會在你的生命中消失，但至少，你會記得這一晚我倆曾經同床共枕。

短暫間...耳朵卻聽到一絲絲掙扎聲，聲音漸漸變強，傳至我渾渾噩噩的腦海中，會是什麼聲音？...不好，難道？

模糊間，我把眼睛半開，看見一個我最不想看見的畫面...是她！

是她單獨面對面具男，看著她那迷茫的眼神，有種說不出的恐懼感。

轉眼間，她那嬌小玲瓏的身體已跑出房間，面具男亦從後窮追不捨著她。

看著這畫面，我百般的心痛，為什麼她要這麼傻？一邊痛恨著她的行動，一邊卻痛恨著自己的渺小脆弱。

一直問自己為什麼要失手？為什麼要裝作堅強？為什麼要輕視面具男？為什麼要衝動...？為什麼要放棄？為什麼！心裡有過百個讓我後悔的原因。

片刻，一把凌厲的尖叫聲打破了沉默，是一把女聲，如無意外，一定是她！為什麼？她不是逃跑了嗎？難道被追上了？

思想中，很想站起來，身體卻無能為力，現在的我，就連輕輕的呼吸，腹腔也傳出劇烈的痛，麻痺著大腦！但是我必須出去，絕對不可以看著她被面具男玩弄！就連碰她一下都不可以！

我看著自己的腹部，咬緊牙關，雙手握著那片玻璃塊。肩膀上的傷勢，令手不自主地震顫著...我閉起雙眼，沒一秒猶豫，用力迅速拉出！

剎那間，如撕裂般的痛，感覺到自己的血液在湧出，已經把衣服都染紅，但我也不管，因為身體的痛遠遠不及心裡的痛。

站不起來的我，選擇了在地上爬行，如毛蟲般的蠕動，同時，我在地板上拿起件可能用得著的東西。

我忍著痛，雙手握緊，形成拳狀，一下、一下的爬出房間。

在門前，隱約地看見地板的血跡，似乎是剛剛留下，我跟隨著血跡的引指，希望找到面具男和她的位置。

## 蹂躪

在廳中，面具男緊緊追在女生後方，二人只有兩三步之差，瞬時，面具男跨一大步...從後用粗壯的手攔腰抱著女生，雙手用力提起。

一個突然的接觸，女生看似意想不到，伴著飄散的長髮，手竟然鬆開了，把唯一的武器都掉在地上，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刀子緩緩落地。

「啊！...」一聲呼叫。

女生那細巧的身體卻無力阻止，身體感受到一陣凌空的感觉，被面具男穩架於他寬厚的肩膀上，猶如他的囊中物般，任由魚肉...

看著那黑白間條的三角內褲，面具男一手穩著肩膀上的女生，一手興奮的撫摸著女生那微微翹起的臀部，享受著從未接觸的手感，非常的柔軟而有彈性。

然而把她狠狠的摔在餐桌上，雙手在女生身上肆意的撫摸著，只看女生不斷的掙扎著，手腳不斷反抗，隨手拿起桌上的花瓶擲向面具男。

花瓶凝滯空中

，擊中面具男的頭顱，然而落地一聲破碎，頓時為面具男火上加油，把手往後凝聚著...

「啪！」面具男起勁往女生的臉上甩了一掌，聲音響亮得蔓延全屋。

一下猛烈的衝擊力，女生臉上隨即呈現幾條手指狀的紅印，可惜面具男並沒有滿意，反而乘虛而入，一手粗魯地把女生的上衣撕破，如此的無情、粗暴，沒有一點溫柔的憐憫。

「嘶...嘶.....！」一雙婷婷玉立的雙峰隨即一絲不掛在眼前露出。

面具男兩隻大手粗暴捂住了女生挺立的半球上，姆指用力的按在乳頭上，開始胡亂的撫摸著，粗糙的勞工手套，不斷與女生光滑肉嫩的皮膚磨擦。

女生卻無法阻擋那痛苦的蹂躪，只好滿眼淚光的閉上眼睛，緊緊咬住嘴唇，默默承受著這侵犯.....



# 侵犯

黑夜開始引退，白天似乎要破曉而出，曙色初透...

在走廊中間，男生含辛茹苦繼續爬行著，跟隨地上僅餘的血液，在那一星半滴的血跡中，如像要引導男生爬至廳外。

男生默默地望著那漸有光明的終點，一次、又一次，忍受著痛楚的爬行，隨著自己移動，腹中的傷口卻一直在流失血液，皮膚開始變得蒼白，沒有血色，不知道他會否能堅持下去。

時間一分一秒的流逝，每過一秒，女生的情況就會更壞，一定要快！眼看前方只有數步的距離，卻不能如願以償，那種感覺真教人心酸。

遺憾是...面具男似乎還要令多的刺激，在侵犯同時，把手一直滑下，到了腰際，順手捉住了女生可愛的內褲，把修長潔白的雙腿抬起，野蠻的褪下至腳踝，拋隨身後。

即時呈現女生含苞待放的陰唇，淺粉紅色的稚嫩，如一條線般緊緊合著，還有依稀的陰毛，散發著黑亮溫柔的少女感覺，深深迷惑了面具男的眼睛。

女生的裸體卻異常吸引著面具男，喚醒了他內心對肉體的慾望，試圖再深一層羞辱楚楚可憐的女生，那誘人身體能令面具男如此的興奮著，令人想入非非。

「啊！救命！」女生聲嘶力竭的呼救著...

聲音響亮得漫延全屋，立即引起男生注意，雖然他虛弱得很，但自己的女朋友正身陷險境，逼使他無法選擇，一定要加快速度，不可以浪費每分每秒。

我強忍著傷口的痛，手和腳開始帶著節奏般的爬行，一路承受著痛楚，身體每條神經都不斷刺激著我，告訴我是時候休息...不過，為了自己的女朋友，就算死亡又有多可怕呢？

在一個粗暴而沒帶半分溫柔的陌生人前，衣服被撕破，內褲被強行脫下，自己的私處也毫無保護的被

展現。

當初那雙水汪汪的眼睛，已經變得落魄、變得無助，那人見人愛的臉蛋亦變得紅腫，臉龐上泛起了淚光，慘不忍睹。

女生拼命的反抗，用量全身的力量，手腳狂瘋的揮動，因為她深深知道，未來的幾分鐘，自己會面對道德的極限...以及自己最深處的痛！

「啪！...」隨著女生的掙扎，再橫蠻地向那俏麗的臉龐甩一下掌摑！

面具男有見女生如此強烈的逃脫感，促使他更加、誓要得到那婀娜多姿的胴體。

眨眼之際...下體便控制了面具男的思想，主動支配著面具男的行動，他的陰莖早已充滿了血液，硬邦邦、直挺挺，只差一道隔膜。

面具男即時拉下褲鏈，一隻飢渴的野獸破籠而出，毫不怯場地昂起，向斜上方豎立著，如告訴女生，接下來，那多麼可怕的事情...

他旁若無人的挺身站立著，隨手把如玉般修長的雙腿叉開了，女生即時有強烈的抗拒感，雙腿同力的試圖緊緊合著，可惜面具男有著過分的力量，穩住女生那雙潔白幼長的大腿，把女生拉至一個適合的距離。

此時...我看見面具男的背影。

# 強暴

眼前的，是個我完全不敢想像的畫面...卻實實在在的發生在我眼前，原本以為這天可以開開心心的與她一起渡過，寫下美好回憶，誰知竟為我們這段關係上，留下不可挽回的痕跡...

面具男準備強行侵犯我的女朋友！就在十呎之外的餐桌上！地上散滿衣服的碎布，眼看她手腳凌厲的足動，彷彿告訴我她有多害怕。

很痛...真的很痛！心如刀割般的痛...看著自己最愛的人，正被一個陌生人狠心的蹂躪著，自己卻什麼都不能做，那種無能為力...那種想死的感覺。

體力一點點的消耗，視線亦開始模糊，血液也一直在流失，我強忍著傷口與痛，用上最後的精力，拼上了生命的賭博，希望臨死前為我倆爭回一口氣...

此刻...我忘了命般的靠近面具男背後。

面具男一手把穩著女生的雙手，一手開始對那純潔的私處進行摸索，他用姆指與食指，慢慢地向外掰開那片白裡透紅的陰唇，粉紅色的陰道嫩肉清晰可見，裡頭的陰道是如此粉嫩、新鮮，緊緊的貼著肉壁，看似非常的緊窄。

對面如此誘人的身體，面具男沒半刻緩慢，用粗大的龜頭磨擦著那稚嫩的陰唇，伴隨著每一次的上下磨擦，陰唇都被半開合的，不時吸啜著面具男的龜頭，女生只好咬緊牙關，沒有半點的興奮。

女生敏感的陰唇和陰道口，一直被面具男半出半入的磨擦。在磨擦中...龜頭逐漸沾上了女生的分泌液，開始濕潤起來了.....似乎開始要行動！

面具男在女生毫無準備下，把龜頭順著陰唇的磨擦，對準女生的陰道口便身體前傾，迅速插入她的陰道內，女生隨即擺出痛苦的表情，痛得柳腰弓起，叫人難受！

不過，窄小的陰道彷彿抵擋著陰莖的入侵，強烈的壓迫感令面具男難以再深入，如有道隔膜般的阻礙。

同時，面具男沒有一絲留力，雙肘及腋下夾住女生的雙腿，手伸至入她的大腿內側並向他的陰莖壓入。

順勢把身一挺，完全沒顧女生的感受，強制地...把陰莖有力地插入那溫暖而狹窄的陰道，滿滿的、深深的放在女生體內。

陰道的肉壁都緊緊圍繞著那深色的棒子，那從未有人觸及的深處，現在卻被陌生人無情的開發著...慘不忍睹。

「啊...！好痛.....！」女生淒厲慘叫，臉上的表情，亦因痛...開始扭曲。

# 撕心裂肺

在女生的反應上，那是一種撕裂的痛.....

自己最脆弱、私隱的地方，卻被面具男那污穢的下體插入，二人私處沒有隔膜地緊貼著，強硬的痛使她身體難以作出反抗，只好默默承受著這可悲的侵犯，在女生體內留下永遠的痕跡.....

面具男強行插入之際，伴隨著那股衝撞的，是一道道在陰道內流出的血，血液迅速的沾濕整條柱狀物。

血不斷在女生體內流出，在餐桌上細水長流的滴下，緩緩延伸至僅餘的上衣、枱腳、地上...把周邊的一切都彷彿染紅。

血液一絲絲存留在「那地方」，在沒有足夠的潤滑時，血液反而有利了他的行動，面具男那該死的身形，雙手托著女生的雙腿，輕架於自己的闊肩上，一邊享受那白滑的雙腿，一邊準備接下來的工程。

面具男開始蠢蠢欲動，擺動自己肥肥的腹部，一前、一後，順著中間挺立的柱狀物，每一下都深深的抽插著女生，沒帶半點憐憫，一直在磨擦女生那緊窄而濕嫩的陰道，享受那溫暖而狹窄的空間.....

她選擇了啞忍，雙眼睜睜的看著面具男，默不作聲，雙手緊握成拳狀，咬緊嘴唇...每下深入淺出的抽插，也主動帶著女生的裸體前後傾向。

身處快感的面具男，挺然仰首，望著天花，加劇對女生抽插的速度，激烈碰撞著，如像要頂至子宮頸般，誓要把所有的怒火都發洩至她身上！

很痛...這種痛可能只有女生才會明白，引起了她胸部劇烈的起伏，不過面具男完全無視她的反應，繼續無情的開發。

陰道緊緊的包裹著，那種興奮感如教面具男落入仙境，那種幼嫩、新鮮、緊窄，已經令面具男深深的上癮了。

每一次的插入，包皮被緩緩的往後推，龜頭被鮮嫩的陰道緊迫、磨擦著，每分每秒也刺激那敏感的頂端，加上濕潤、溫暖的空間，令整個流程都顯得非常順暢。

每一次的抽出，都把整條抽出女生的體外，只把最頂端的頭部，仍然留在女生的陰道口前，等待著下一次更深入、猛烈的...撞擊。

隨著每一次狠勁抽插，都令女生痛不欲生，死去活來般的痛苦，麻木了她的身體、她的深處，想死卻不能死，一直的任面具男如肉...

突然之間，面具男把野獸抽出女生體外，強硬把女生拉起身，站立著，粗暴地穩著女生的雙臂，以橫蠻的力度逼使女生伏在抬上，一邊摸索自己，瞄準著那美麗的地方，急不及待！

血液不斷一滴滴的流至地上...看著女生那脆弱無助的表情，可憐悲慘的劇情，實教旁人心酸、難過，很想去救她，很想去解決那個該死的人...，可惜現在能夠救女孩子的，只有那個他吧！

面具男迅速把下體的頂端順著體位插入，一頂而盡，讓私處與野獸作最深入的了解，隨即把女生的雙手緊扣在背後，狠心的把她壓在枱上，軟弱無力的女生只好再被面具男玩弄著，無從反抗，被迫讓他繼續抽插運動。

男生盯著面具男粗魯的背影，他那機械式的動作，心如刀割般的痛，有誰人能身同感受？

眼白白望著女朋友被人無情的強暴，自己竟然連她也保護不了，看著流在地上一滴、兩滴的血液，這種無力感，絕不能用筆默所形容...

面具男一直集中著重複的動作，沒有停止的意識，當他沉淪女生的身體時，完全忘掉了危機意識，近在咫尺，卻有個男生...已經很接近，似乎要行動。

初嘗幼嫩的私處，不論壓迫感、溫度、濕度...也令面具男作出最滿意的反應，加速同時，身體似乎向他發出警號，準備要向最後衝刺吧。

面具男再次加快抽插速度，每下都非常的深入，很敏感...迫使陰道吞沒那柱狀物，幾秒後...已經不能挽回，一發不可收拾！

「...」面具男身體不自主的顫抖著。

# 反抗

我看著面具男如此殘忍的對待她，身為男朋友，就算身體有多痛，有多難受，絕對忍無可忍，一定、誓要...解決面具男！

心中的怒火已經勢不可擋，一定要十倍還給他！我雙手用力，把膝蓋支撐起，試著站起身...

我蹣跚地走到牆壁上，拿起掛在廳上的電結他，拖著有心無力的身軀，眼睛集中在面具男的背影，一步、又一步...走近去。

面具男完事後，隨手便把女生拋棄，如像拋垃圾一樣的用完...即棄，沒有一點的人性，冷冷的把褲鏈拉上。

女生心靈交碎，已經顯得目無表情，眼神空洞，如像屍體般攤在染紅的地板上，動也不動，彷彿沒有了心跳一樣，只剩下空空的軀體。

終於到了，身受重傷，流著血的男生半拐地走著，憑著他的意志力，走到面具男身後，二人距離只有數呎...

我在後方瞄準著他的後腦，雙手穩住電結他的琴頸，向後拉動...並開始聚力，一定要用盡身上僅存的力度，那怕只有一絲一點，只要可以把面具男解決，或者失去行動能力，可以嗎？

「嘭...！」電光火石之間，一下重重的撞擊聲。

男生出盡全力揮動電結他，琴身如子彈般起勁的撞向面具男後腦，立即引起面具男反應，把身轉向男生，俯視著男生。

這次攻擊，用上了男生九牛二虎之力，實木製造的電結他，如像棒球棍般，也具攻擊性，瞄準著最脆弱的頭顱，如無意外，這下攻擊也必定重傷！

但面具男似乎沒有感覺般的，沒毫一絲痛楚的表情顯出，連些微的暈眩現象也沒有，只是站著低頭的、呆呆看著男生，用那壯碩的身體壓逼著男生。

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完全不知眼前這是什麼人，一個正常人受到如此重擊，一早已經暈倒，為什麼



...他還可以若無其事，依然站著？

就算不躺下，至少也會痛吧，看著他穩穩的站著，似乎連痛的感覺也沒有...究竟面具後是一個人？還是怪物？

我試圖再次向面具男攻擊，雙手準備揮動之際，卻被他捷足先登，已經用那壯實的手捉住了手臂，虛弱的我完全發不了力，只能任他控制。

我不甘心！雙手試著發力的抵抗，但面具男過分的力量，每次都把我掌控著，用力度玩弄著我。

我痛恨自己的軟弱無能，憎恨自己的渺小，連一個女生都保護不了！配不上做她的男朋友，完全沒安全感可言。

看來他要還手...從那充滿殺意的姿態，眨眼間...他起勁推我埋牆，單手叉住我的頸部，手指用力施壓，嘗試想把我殺死。

「嘸.....嘸...！」肌肉發出收縮的聲音。

呼吸隨著他的力度增強...開始變得困難、吃力，氣管亦開始繃緊，慢慢的被收窄，原來窒息而死的感覺是很痛苦，想呼吸，卻不能，很辛苦。

我雙手盡力作出反擊，在面具男身上亂抓著，可惜，沒有足夠氧氣的我，緩緩放慢了垂死的掙扎。

絕對不甘心，我不可以死！我要...活下來，面具男...一定...要死！

# 陌生人

天色已漸明，光線從露台散發入屋，令昏暗的環境漸變得白。

「哇...嚟！」突如其來的一道聲音。

聲音迅速吸引我的注意，垂死的我...彷彿聽到「叫我活下來」的聲音。

我辛苦的把視線移至門口，看著正門漸漸被打開，首先踏入來是一隻瘦削的前腳.....

「咳咳...咳咳！」很痛苦，體內開發作出缺氣的反應，視覺開始矇矓，看不清楚那個人的臉孔，是來救我嗎？還是...？

一個臨死狀態的男生、一個像怪物的肥男、一個破碎的女生...和一個陌生人。

看著眼前的面具男，也為這道聲音作出反應，一邊捏住我的頸，一邊把頭轉向門口，凝視著那個剛出現的陌生人。

忽然間，我感到頸部的肌肉開始有放鬆的跡象，被擠壓的力度也開始減少，我立即大口大口的呼吸著，如像剛出生的嬰兒，讓新鮮的空氣流進我肺。

在面具男鬆手同時，他一手捏起把我拋到後方，緊隨著的是一下落地聲，然而...我只能攤在地上，身體的氣力都消失了，再也不能報...仇。

從面具男背影中，他把沉重的身體都繃緊起來，雙肩挺起，雙手緊握成拳，隨手把地上的電結他拿起，蓄勢待發...

我流著血，默默在背後躺著，雖然很痛、很累，但也強迫自己睜開眼睛，很想知道這位陌生人究竟是什麼？竟然可以令面具男如此的集中，沒有絲毫鬆懈。

我在僅餘的視野中，隱約看見陌生人個子高高的、身體卻瘦削得很，面色非常蒼白，與面具男是兩種體格，形成強烈對比。

他著上奇異的服裝，全身都是長袖衣服，只露出雙手及頭，他那尖銳的臉龐上，有一道刀疤，約三四寸長，總給我一個冷冷的感覺。

但從那陌生人的眼睛中，似乎看不出一絲恐懼，他還逐步迫近面具男，沒有半分害怕。

正常人如果面對著這身軀龐大的怪物，加上那觸目驚心的面具，一早已經像看更一樣落荒而逃，但他竟然逼近面具男...難道是找死嗎？

陌生人一步、一步的走近，兩手空空，表情仍然輕鬆自在，二人即將對視，他...沒有任何緊張成分表露出來。

面具男亦不約而同地，一搖一拐拖著肥大的身軀，漫步走向陌生人，經已把電結他拉後，凝聚著力度，準備揮擊。

「咯..咯...咯咯...」他們的眼睛沒半秒離開過對方，

隨著腳步聲，只剩下...五六呎距離。

# 怪異

「終於...搵到你啦，又係度恰細路啊？」陌生人低聲的說。

很快！彈指之間...陌生人迅步走到面具男身後，近距離著看著他，那蒼白的手指，指甲也有一寸之長，如像刀鋒般尖利，令人心寒。

他絕對不是正常人，那靈活的手身，非凡的速度，白皙的皮膚，從沒見過一樣，一秒後...他已經用指甲狠狠的在背後刮下去。

皮膚迅即被割開，留下一條深深的五指烙印，深色的血亦隨著傷口緩緩向下流，逐漸把地板染得暗紅。

當面具男來得及反應時，背上的衣服已被劃破了，伴隨被界爛了的西裝，背部露出一塊塊深紫色的肉團，十分嘔心。

驟眼看傷口似乎對面具男影響並不大，只留下了幾條血痕，沒令他失去能力，他沉住傷口的痛，嘗試用揮動武器攻擊。

「嘶...嘶...」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面具男發出聲音，看似非常憤怒，被怒火沖昏了頭腦。

面具男專注的瞄準他，起勁的揮擊著結他，由上而下劈落去，無半點留手，可惜那肥大的軀幹使動作也變得緩慢，換來只是一下撲空的撞擊聲。

結他的琴身立即破碎，留低六條鋼一般的弦線，和一埋爛木，看著心愛的電結他被面具男無情的摔破，還記得這枝結他也陪伴我闖蕩了幾個表演...心裡的火便如泉般湧上來！

「冇見咁耐...仲係咁慢。」陌生人一邊搖頭，一邊冷冷的說。

面對陌生人的嘲諷，面具男瞬間一股作氣，直接衝向陌生人身上，隨著一步步快而實在的腳步，他...應該避無可避了。

陌生人反而往面具男方向奔跑...對著面具男如此的體型，那瘦削的陌生人竟然沒一點逃避，他有信心嗎？

轉眼間，二人互相徒手相搏，用最原始的方式。

面具男每一拳也非常重，被他擊中後果真的不堪設想，每秒鐘都彷彿想至對方於死地，骨骼不時發出「格格」聲，沒有想放過對方的意識。

而陌生人反而用指甲作為武器，靈活的身軀左閃右避，試著在面具男身體留下見紅的抓痕。

究竟「他們」是什麼來...？

# 死亡

陽光漸漸射進我家，像一束閃亮的金光，緩緩照亮昏暗的環境，地板上的血跡都開始蒸發。隨著時間，即將會把每個角落都顯得光明...驅散黑夜。

二人不相伯仲，一直用力度的抗衡著對方，怎會猜到，那瘦削的陌生人能夠與面具男正面衝突，而且還不斷用手揮向面具男身上。

隨著角力... 二人不時撞向牆上、櫃上，把身邊一切的物品都打碎，地上散滿玻璃的碎片。

突然間...陌生人避開面具男的正拳，身前立即呈現空檔，他揮手直擊，往那痴肥般的腹部用指甲一插入，皮膚迅速滲出血液。

但面具男竟然一手穩住插入他腹部的手，就算自己承受痛楚，也要限制他的移動，可想而知，面具男的忍耐有多大...

同時身後已經將另一隻手拉後儲力，瞄準著陌生人的頭顱，準備重重的揮拳...

「砰...！」一下狠勁的重擊聲。

陌生人的臉上被面具男的重拳擊中，隨即倒地，手按在沒有血色的臉上，似乎因重擊而頭腦開始暈眩，看著他倒下，自己心裡不禁也酸了一下。

在地上攤下的我，就知道這是一個機會，去幫那位陌生人一把，至少也可以拖延時間，但我卻虛弱得站不起來，真係諷刺！

此時面具男正在我前方，約兩三步的距離，他似乎想拿起女生剛用的小刀..不行！

當面具男彎下身子拾起地上的刀後，陽光直射著面具男的背部。

「吔...吔...！」深紫色的皮膚即時被燒焦，慢慢的開始變成紅色。

刺眼的陽光總令面具男討厭，遺憾的是屋裡每一個角落都充斥著白色的光線，背上每分每秒都發出「

吵...吵...」的聲音，面具男呆呆的在我前方停了兩秒，彷彿思考著下一步行動。

過後，面具男用邪惡的目光回眸陌生人一眼，接著...並不是走向他身邊，而是逐步的逼近我！

面具男忍受著陽光的燒傷，忍著痛楚、流血，也要一步...一步的接近我，難道他真的那麼想殺死我嗎？

我無能為力，經已沒反抗能力了，只好接受命運，眼睜睜的望著面具男漸漸走近，說明了，距離心跳停頓的時間亦開始走近，希望不會太痛了吧...

腦海即時呈現出一幅幅與她的畫面，第一次約會、第一次拖手、第一次接吻...令我懷念，如果時光可以倒流，你說有多好呢。

第一次親眼看著她被人...強暴，面具男今晚對我女朋友的所作所為，我絕對不會忘記，那種無力感、那種軟弱無能，為什麼！

根本我們應該幸福生樂的活著，一切都是面具男引起，一定要手刃他，對面具男的怨恨...使我麻木、使我變得血腥，要怪就怪自己太過軟弱無能...

自己心裡從沒想過死亡，但身體經已不能再走動，連舉手的力氣都沒有，很可惡！

如果可以，我願意不惜一切代價，只要能親手...殺死他！

眼前的面具男已經在我上方持著刀...穩穩站著。

一切...都已經太遲了。

面具男對準我的心臟...剎那間的痛楚。

眼前一片漆黑.....

# 拯救

當面具男刺入男生脆弱的心臟後，暗地露出滿足的笑容。

他默然站起來，回看自己深紫色的皮膚，發現血一直不停在傷口處流出，沒有止血的跡象。

陽光繼續無情的摧殘面具男的表皮，發出陣陣刺耳的「吵吵」聲音。

雖然龐大的身軀看似有很多血肉，隨著皮膚的傷害、流失的血液...似乎會令面具男變得虛弱，他斜視了一眼坐在地上的陌生人。

為了身體著想，面具男被迫離開這不速之地，開始一搖一晃的走出門口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回到屬於自己的黑暗。

家裡，只剩下三人...

陌生人似乎清醒了，發現雙手開始被陽光照射著，出現燒焦的情況，他快速的站起來，以驚人速度，把屋裡的所有窗簾都緊緊拉上，沒半點陽光的蹤跡。

瞬時...整個房間都變得昏暗。

他觀察躺地上的兩個人，看著那楚楚可憐的女生，和地上一攤鮮色的紅，二話不說，先把披風脫去，蓋在女生身上。

隨後，走到男生身邊，把手放在他的頸動脈上，探測男生的脈搏。

「.....」完全沒有動靜，死神應該要來臨接送他了。



在這半暗半明的環境中，空氣散發著悶熱的味道，四周圍繞著寧靜，整個空間都彷彿被沉默了，人物都好像被定格了...動也不動。

我感覺到有人為我抽離的軀殼披上一件衣服，很溫暖...身體內的痛亦隨著時間，漸漸得以舒緩。

我慢慢的把身子撐起，小心翼翼地避開地上的玻璃，蹣跚地走到他的身邊，卻看見一把刀穩立在他心臟正上方，最不想看見的畫面終於...發生了。

我撫摸著他尚有餘溫的手，看著他雙眼已經閉上了，似乎安祥，再看他那凌亂的碎髮、沾上塵埃的臉龐，被面具男摧殘的身體，淚水竟似泉湧出...很心痛。

親眼看著至愛死在眼前，那又是一種什麼的感覺？就在幾小時前，他還活生生的呼吸著，現在卻...

一個女生，在一個晚上，對面如此打擊心靈的事情，她...還能夠正常的活著，已經很堅強了。

女生一邊作撫摸著男生，一邊打量在旁邊的陌生人...嘴裡不禁吞嚥了一下。

看著那蒼白而沒血色的臉龐、剛被陽光燒焦的皮膚，長而尖利的指甲，快得誇張的速度，其實心裡已經有個答案，雖然她心裡非常矛盾，但這是沒辦法中的辦法。

「你...可唔可以救佢。」女生用低泣沙啞的聲音問他。

「你唔會後悔？」說話如冰一般的冷凍。

「可能...佢以後都唔會再見你。」陌生人慢慢的握著刀柄。

# 轉化

可能唔會再見你...這後話代表了什麼？腦海裡不斷試圖找出一個合情合理的答案，「唔會再見你」，是否代表忘記？還是代表...和他以後都不見嗎？還有那「可能」是什麼意思？

愈想便愈煩...每次想到個看似合理的答案，幾秒後腦袋又會出現其他疑問，使我再從新思考，反反覆覆，沒完沒了。

「仲有三分鐘...比你考慮。」陌生人望著牆上時鐘說。

說真...我非常的不願意看著他死去，那是我初戀情人啊！他為我去冒險，為我去承受傷痛。而且...我真的真的很愛他，怎麼一個晚上就令我倆陰陽相隔，根本接受不了。

如果我眼前這個「生物」有方法救他？或者我應該要試一試吧，至少還可以見到他活著...已經足夠。

「唔後悔。」女生堅定的回答，與男孩十指緊扣著。

「如果...佢變成一隻嗜血成性既惡魔？」

「你接受到嗎？」陌生人露出認真的表情。

女生聽到之後，立即頓了一會，應該是思考著陌生人的說話。他也沒有錯，所有事都是對立的，一正一反，有好處，也必定要壞處，絕無例外。

「嗜血成性」，這四個字彷彿擠滿了我的思想，血...令我回想起剛剛被面具男對待的畫面，會變成與他一樣嗎？如此的血腥兇殘，令人害怕，會忘掉了自己的本性嗎？

但看著眼前這位陌生人反而與正常沒什麼分別，只是皮白了點、指甲長了點吧，與面具男深紫的膚色，和奇異的體格分別大得很。

「十、九、八...」陌生人嘴巴卻一直倒數著。

不過，如果你想他活下，其實沒有選擇...只能夠向上天禱告。

「我接受！」她沒半分延遲。

「好。」陌生人單手握著刀柄，隨即把男生身上的刀拔起，傷口輕微噴濺出鮮紅色的血液。

然而，他提起自己的手，放在男生心臟上方，用刀向自己的手腕用力橫割一下，迅速劃破白皙的皮膚，造成一條約三寸長的傷口。

隨著皮膚割開，酒紅色的血液緩緩血下，一滴、一滴，滴至男生心臟的位置，讓男生身體吸受著陌生人的血液。

幾秒過後，陌生人把手收起，驟眼可見...傷口自動地癒合，連沾在手腕上殘餘的血絲都被吸回體內，沒留半點疤痕，變回一片蒼白的表皮。

「過程叫轉化，當我既血液接觸到新鮮既屍體，會入侵佢所有細胞，你只需要等待，佢身體會慢慢重生，然後...變成我一樣」

「你睇住佢先，今晚再搵你」

「記住唔好比佢接觸陽光！」轉眼便消失在門口。

在泛黃的後樓梯，一個身材高挑、瘦削的人正坐在梯級中思索著，如像沉思者般，雙手合十托著自己的下巴，手腕支撐著膝蓋，彷彿世事與他隔絕，時間一秒一秒的過，他...卻完全沒有動靜，四周靜得連呼吸聲也聽不到。

「我...是個吸血鬼，能把生死置身事外，有著永恆的軀殼，靈敏得過分的感官。」

「指甲硬得如刀一般的鋒利，蒼白的皮膚卻可以自動癒合傷口，力量比正常人大幾倍，最快可以與豹的速度一樣。」

「眼睛可以看見數里外的事物，沒有死角，嗅覺敏銳得可跟蹤獵物，還有非凡的聽覺，甚至可以聽到人類的心跳聲...這多不勝數的強勢。」

「可惜永遠的與陽光隔絕，要靠血液作為最基本生存條件，只屬於...黑暗。」

「我不知道剛剛把那名男生轉化是對或是錯，其實...如果可以，我也不想把他變為同類，但看著那名女生楚楚可憐的樣子，似乎已經被「他」殘忍的對待過。」

「又係那到處害人的生物，一早應該把他殺死，當初不應該心軟的...不過現在就算和他單對單，我也沒十足的把握，血液使他太強大，特別是...女生的血。」

「如果剛剛不是有陽光使他的傷口不能癒合、變得虛弱，我可能身首異處了。」

「或者那名男生會對我有用吧...兩個總好過一個，可能可以替我殺死小丑吧。」

「算了，還是先找一點食物回來。」我把身子站起來。

# 忘記

剎眼間，已經是黃昏。

回到昏昏暗暗的房間，已經不知道過了多少秒鐘，女生仍沒有一秒離開過男生，可見那名男生希多麼的幸福，有個如此愛他的女生，默默地為他守候著，還真羨煞旁人，令人妒忌。

隨著時間，男生的臉色開始變得蒼白，與以前那黃皮膚有著很快分別，好像搽上一層薄薄的白色胭脂一樣，身體腹部的血跡都開始逐漸減少，傷口好像在慢慢的癒合，開始變得細微，再沒那麼顯眼。

再細看著，男生的指甲也開始漸漸生長，形成尖狀，原來平伏的肌肉也變得結實起來，不再像昨夜那麼軟弱。

二人一直都十指緊扣著，突然之間...男生的手腕發出輕微的震動，臉上隨即表露出歡喜，雙眼一直注意男生，期待著自己的愛人，重次來臨。

他的手已經沒有溫度，完全沒有血色，如冰一樣的冷，已經不像之前一樣帶有餘溫，我心裡有點害怕，害怕他會變成面具男一樣，但始終是我愛的人，絕對不會想他死亡。

看著他身上的血跡也一直褪去，傷口不時發出黏合的聲音，彷彿告訴我，是時候了。

片刻...男生繼手震之後，雙眼睜開，如獲新生一樣，口腔隨即打開，呼吸著氧氣，把身子挺起，呆呆的觀察著四周。

我不自主地睜開眼睛，雙手撐在地上，把身子挺直，很渴...嘴巴非常的乾燥，喉嚨很刺痛、熾熱，很難受，我不是死了嗎？

依稀記得最後的畫面是我被面具男持刀刺入心臟，然後就一片漆黑，那位陌生人呢？死了嗎？

我立即往自己身體裡看，卻只得兩道傷口癒合的疤痕，沒有沾上一絲血跡，皮膚的顏色為什麼變得如此蒼白？究竟是什麼一回事？

看著地上零碎的碎片，不禁想起被面具男折磨的畫面... 完全不知道現在的情況，面具男死了嗎？

啊！頭很痛，呼吸不了，每次呼吸，空氣都如火般熾熱我的喉嚨，很辛苦。

水...我需要水，我急速拿起一隻水杯，突然破裂了，碎片把我的手掌割傷，慢慢浮顯出幾條小傷口，我感覺到痛...幾秒過後，皮膚竟然自動的癒合，傷口漸漸消失，究竟發生什麼事？

「咳..咳！」很壓迫...，原來有人從背後用雙手緊抱著我。

我回頭看著她說「你係...邊個？」

# 新生

陽光開始在西方降落，大地逐漸被黑夜籠罩，天空變成了深藍色。

瞬時，我默默看著那雙憔悴的眼睛，她一句話也沒有回應我，反而一直緊抱著我，那可愛面孔依偎著我的肩膀，腦海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很混亂，只感覺到...她的身體很溫熱。

為什麼一個女生會對我作出這樣行為？我和她素未謀面，這位女生是什麼人，對一個陌生人那麼親密，這是什麼意思？

我凝視她那無遐的頸部，嗅覺忽然靈敏起來，不自主地在她頸邊不斷的嗅著，耳朵還好像聽到皮膚下血管緩緩地流動，彷彿是一種鮮甜、滋潤的味道，味道一直徘徊在我的感官中，不自覺驅使我很想擁有，很想要...我忍不住舔了嘴唇、吞嚥了一下，

「你...唔好咁」我慢慢鬆開她的手，嘗試在記憶中尋找她的存在。

她...從那疲倦的身軀，好像已經很累，幾天沒有休息一樣，身穿上

皮膚沾上些微污垢，但也遮不住那純潔的臉龐，再看她的五官、頭髮，難道我認識她？她的名字是不是...？

「啊...！」我輕按住頭腦。

腦袋深處傳來一陣劇痛，愈是去想，頭就愈痛，她...好像有點記憶，很有熟悉的感覺，印象矇矓得很.. 看著她那擔心的表情，卻令我有點回憶。

啊！很痛...痛得使我無法集中，算了...還是不要去想。

在洗手間，雙手乘托著清水往臉上一直灑，試著用冷凍的水讓我冷靜起來，過後，我對著鏡子照，只反射了後方一片白色的牆壁，卻看不到自己存在，鏡中沒有我...我無法照鏡！

心裡有種不能形容的無知感，同時，我對這個軀殼很害怕，蒼白的皮膚，指甲卻異常的尖，那傷口... 對住這個好像不是自己的自己，實在有點不習慣。

腦海裡有一百個、一千個問題想問，但又不知該從何開始？天啊...究竟我是什麼東西！

只知道現在的我奇怪得很，好像變了另一個人般，眼前這位女生，我連她的名字也記不起，亦不知道為什麼她會出現在我家。

「叮..噹！」回到另一頭，陌生人已經手持兩個袋狀物在男生的門口。

聽到門聆後，女生第一個反應是去開門，完全沒半點顧忌，好像肯定了門後的人是誰一樣。

「點解佢會忘記我？」女生第一時間問。

「佢記憶冇你既存在，你搵埋佢，我地坐底再解釋。」仍舊用冷冷的語氣回答。

一句說話，瞬時令女生安靜起來。

就是這樣，兩個吸血鬼，一個女生，圍在地上開始了他們的故事。



# 認識

屋裡沒有開燈，只有幾根蠟燭的光芒。似乎有點過分的寧靜，大家心中明明有很多疑惑，但到了最後，卻沒有人願意打破隔膜。

陌生人拿著玻璃杯，他慢慢細嘗著杯中的味道，臉上露出滿足的表情，杯子裝滿紅色的液體，二人卻一直在注意著他的一舉一動。

「你地方問題？唔想知點解會咁？唔想知究竟發生咩事？」陌生人說。

「我係唔係人？」我打破沉默。

「唔係，你既身體已經被小丑殺死。」

其實我也猜到一半了，從種種的跡象，怎麼可能被面具男直插心臟還能活著。

「係我將你轉化為吸血鬼，轉化過程中，你會失去自己最重要一部分既記憶，姐係佢。」用蒼白的手指著女生。

女生聽到「最重要」這三個字後，臉上微笑了一下。

想不到眼前這位可愛動人的女生，是我最重要的記憶，難怪她會做出對的如此親密的行為。

「你變成吸血鬼，就一定要靠血液生存，如果唔係你都會死，最快就是用嘴直接吸取獵物的血，亦可以透過皮膚接觸血液吸取。」他把手上的杯遞給我。

我看著那紅色的液體，半信半疑的把手伸進去，讓皮膚接觸血液。

剎時，一道冰冰涼涼的感覺即由手傳至體內，皮膚好似一直在吸收血液似的，感覺不會太舒服，有點刺刺的微痛，眼見杯中水平線慢慢下降。

「血液，會令你變得更強，力量、速度、感官提升，相反而言，冇血就變得虛弱，你一定要吸取足夠既血，唔係冇可能殺死小丑。」陌生人開始認真，燭光把他尖銳的輪廓顯得耀眼。

「小丑究竟係咪吸血鬼？」我需要了解他。

我把手提出，眼見血跡卻在我手指上一絲一絲的消失，直到透回白皙的皮膚，我對這個新身體很好奇，究竟有什麼特別...

「小丑究竟係吸血鬼定係其他？」我需要了解他。

我把手提出，眼見血跡卻在我手指上一絲一絲的消失，直到透回白皙的皮膚，我對這個新身體很好奇，會對我有什麼改變。

「小丑佢係吸血鬼，因為佢擺脫唔到人血，屬於另一個種族，同我地吸血鬼對立。理論上同吸血鬼差唔多，只係皮膚略為深紫色、力量更加強大，對血有更多渴求，特別係人血。」

「我地唔主張殺人，只有非常情況先會，一直為吸血而隱世活下去，而小丑個種族主要係殺人、吸血為樂。」

「特別係女性，靈敏既五官可以嗅到女人既氣味，佢會一直跟蹤，等到晚上，通常都係深夜，一旦時機成熟就會為所欲為，最後死者會被吸乾血液而死。」

「正常黎講，你應該死左，我唔知你有咩特別，身上冇佢咬過既痕跡，仲可以活下去...」眼睛望著女生說。

「其實...你地叫咩名？」我傻傻的打斷陌生人的話，如果有個名字，我想會更容易記起她。

「你叫我阿鬼...」

阿鬼，把我轉化為吸血鬼，他穿上一身長袖的毛衣，留著一條短短的馬尾，只露出手和頭。

左邊臉龐有道疤痕，應該係刀疤，疤痕一直由嘴角延至眼角，似乎差一點就失去眼睛，尖銳的輪廓把臉型都顯得很特別。

「我叫...樂研。」

「樂研」，我凝視著她，一身清純的裝扮，眼大大，鼻高高，長髮、齊陰及眉，我覺得她很完美，漂亮，似乎沒有什缺點。

是一個我忘記的人，亦是我記憶中最深刻的人，我很想回想起她與我發生的一切，但卻不知從何開始。

「我叫...子凡」我微笑著。

三人重新開始認識，由初初平凡的戀人關係，經過生與死，變成吸血鬼，並失去對她的記憶，初初陌  
生人，竟然慢慢地變得相熟，如像師徒般。